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八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五日出版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瞭望台

「山雨欲來」

我國成語有一句「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句話可拿來形容目前的時局。北方的情形變了，在變，不在此例。我們說的是長江以南殘破的局面。

局面雖然殘了，却是滿熱鬧的。各色各樣的風，漲風、謠風、和風、戰風、武風、罵風、爭風、談風、「飛」風、逃風、搶風、溜風，……從四面八方集攏來，吹得大家團團轉。上海人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所一碰頭總問「時局怎麼樣」，而結果總又不知怎麼樣。

其實，時局並沒有怎麼樣，還不是照它一定的規律在發展？「來不來呢？」憑常識判斷：當然要來的。「爲什麼還不來？」再憑常識判斷：進平津尚且得化個把來月，現在距進平津纔不過一個多月哩。據林彪氏曾經這樣說：「對於任何不願以北平和平方式解決的城市，都得以天津的方式解決之。……全國性的大規模戰鬥已成過去，長江以南不可能發生大的戰鬥。」（二日大公報）目前亂七八糟的一片「混風」，乃是「山雨欲來」前的必然的現象。等到山雨來了，滿樓的風也就烟消雲散了。

顏邵來自石家莊

顏惠慶邵力子氏等幾個和平代表回來了。他們於半月前去北平，曾經到石家莊看過毛澤東和周恩來兩氏。據報上所傳，他們帶來的消息雖不具體，却顯然很好。——說實話，如何能「具體」呢？他們憑什麼能够具體的談呢？因爲到現在，連我們也弄不清楚他們是代表人民的，抑是代表政府的？代表「局部」的，抑或是代表「全面」的？這不能怪他們。他們熱心和平究竟是可感的，據說中共很殷勤的接待他們，而「代表對於中共的誠意很受感動，對談判前途表示十分樂

……山」（二月廿六日……報）。顏邵等這趟去北平和石家莊，總算沒有白跑。因爲這至少讓大家都明白，和平之門不但沒有關，而且敞開着。

「對台戲」

問題倒是在於這方面。

這一星期來，這方面最熱鬧的是李代總統和孫院長，或南京和廣州的「對台戲」（三月一日大公報）。李代總統在南京倡「和」，孫院長在廣州主戰；立法院長宣佈立法院在南京復會，廣州和台灣等地的立委却堅持反對；李代總統於二十日飛廣州，從桂林、長沙和漢口兜了一圈，於二十五日返南京；孫科院長則在「千呼萬喚」之下，於二十八日飛南京。此刻的南京是冠蓋雲集，何應欽、白崇禧、張治中、吳鐵城、張羣和程潛等諸首要都已到齊，大概即舉行重要會議。但我們不知道這是對台戲的「高潮」，抑還是「尾聲」。

這裏還須補記一筆：據報載，「前些日子，廣州方面規定立委到廣州去開會的，每人可得一百五十元美金，並且每人可以三千金圓購士林布若干。」但結果，立法院還是於二十八日在南京復會了，這據說引起了廣州立委的「憤慨」，舉一個例，劉文島的一番議論是典型的：「看吧，他們在南京開起會來，共產黨一定要渡江打

目錄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社址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本刊訂價（暫限二月）
平寄：二千元
航平：三千元

訂戶三大權利
（一）訂閱期內刊郵費不漲價
（二）訂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優待
（三）義務代辦書刊
・注意・上列訂費，概以三月五日至三月十一日上海收信郵戳爲憑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七十倍計算

到南京去，那時他們一個個都會做印尼政府第二，全部任共產黨捉去。到那時，我們這裏便沒有問題，可以開會了。各地立委也自然會到廣州來。今天他們在南京罵我們，到那時我們却要笑他們，追悼他們了，這不是我們勝利了嗎？」（三月一日大公報）

據合衆電傳，陳立夫曾到廣州努力阻止立委去京，替孫科打氣和撑腰。但現在，陳已悄然去台灣，孫已飛南京，立法院已在京復會。據一日合衆電：「孫科已認淸一個多月來他在與南京方面的戰爭中失敗了；」又稱，「行政院副院長吳鐵城幾乎無日不在招待有力量的立委，顯然地，其目的在爲孫科緩頰。」所以，作爲對台戲看，李代總統倒是佔先一着了。

蔣總統仍在溪口「徜徉山水」，據報載，他最近還仿乾隆御題「西湖十景」的前例，在那裏題了「溪口十景」，似乎極見悠閒，但據外國記者所稱，他仍是「寶座後面的權威」（Power behind The Throne 密勒氏報語）呢。

李代總統的課題

看目前的情形，李代總統在和孫院長爭取國民黨領導權的鬥法中，雖已佔先了一着。但他仍是困難重重的。他至今是處於「雖令不行」的尷尬地位，連比較枝節的措施（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等等）都辦不到，要談「全面和平」自然更無從談了。

中共顯然注意着李代總統的動向。據廿八日新華社記者評論稱：「……李宗仁正力圖依靠他的『和平』宣傳來取勝。值得指出的是李宗仁的『和平』宣傳，至今並未超出和平攻勢的範圍。……南京國民黨政府至今仍然是一個積極準備戰爭和繼續壓迫人民的政府。司徒雷登至今仍然是南京的太上皇。從路透社二十六日的一則電訊看來，李宗仁二十五日當晚回到南京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與美大使司徒雷登『共進晚餐』。」（三月一日大公報）

看法是「過慮」，那末，李代總統究將怎樣來應付乃至消釋這種「疑慮」呢？這是今天李代總統最重要的課題了。假如李代總統果有和平的誠意，而認爲中共的

戰爭的追求

[illegible]

艾森豪出山

[illegible]

「邪惡的同盟」

[illegible]



金元王國在遠東

洪啓元

開始走下坡

「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告」最近對美國在遠東市場所面臨的局勢，這樣寫道：

「美國商品一度在遠東市場上達到歷史上暢銷的高峯，現是却逐漸在走着下坡路了。由於種種不利條件的影響，使得美國對於遠東輸出漸漸的減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在遠東市場執着牛耳的美國出口商，正開始遭遇到逆境。對於奢侈品輸入的要求普遍的減低，購買者的能力一日薄過一日，同時加上政治局勢的動盪，正在癱瘓了這裏的貿易。」

不錯的，華爾街的寡頭們，正如他們在西歐、非洲、中東和美洲，獨佔了整個市場，囊括了整個資源一樣，在遠東也是如此。

在戰後的年份中，美國資本開始狂暴的侵入各殖民地國家。例如美國對非洲的輸出已增加了百分之二五〇，而對亞洲的輸出也增加了百分之二二五。其中對中國、日本、南韓及菲律賓的輸出，固然佔着壟斷的地位，就是對英屬、荷屬或法屬的殖民地國家，也無不喧賓奪主的漸漸超過這些宗主國了。例如，根據很早的統計數字（一九四七年），就已顯示出美國對印度的輸出，已由戰前少於英國五倍的，一躍而超過了英國；對澳大利亞的輸出，也由戰前少於英國二倍的，而追上了英國。他如荷印、馬來亞、緬甸、新幾內亞、暹羅和法越的富源——橡膠、石油、錫礦和糧食，也成了美元的獵取對象。美國對荷印的輸出，早已超過戰前的五倍，並取得了在那兒開發富源的讓予權。

美國在中國和日本的尖銳擴張，和她對待西德、法國和其他西歐國家的中心企圖，可說是一模一樣的。即把日本變爲美國的經濟附庸，犧牲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利益，來喂養日本復興，並利用日本恢復舊的霸權基礎來加強美國對整個亞洲的獨佔和控制。

然而，美國在亞洲所推行的帝國主義擴張和奴役政策，是宿命地要出毛病的。中國不可抑阻的變化，越南共和國的屹立不搖，馬來亞、印度和緬甸的人民民族運動，日本民主力量的強大發展，現在都動搖並擊退了美國和其他老牌帝國主義的擴張和奴役。

在中國展開的這個場面，尤其「震驚世界」的。金元王國在中國押下了百數十億美元的賭注後，終於陷入了這個悲慘結局：

「如中共政府決定在中國經濟的周圍放下「竹簾」（不叫「鐵幕」了，多末客氣——註）則美國勢將在對東方的每年貿易總額二十億美元中，喪失約四億美元的對華貿易總額的全部或一部。……太平洋美國輪船公會主席葛杜夫指出：如中共放下「竹簾」，則對西海岸就業問題將有影響。他說：如此事發生，則對華通商的任何輪船公司均將被迫裁撤：」（合衆社二月九日舊金山電）

不僅這樣。中國蛻變，還影響到美國在日本及整個亞洲的軍略和經濟霸權。最近美國陸長羅雅爾訪日後，大聲叫喊日本的價值降低了，美國可能退出日本，這在某一方面說，是具有深長意義的。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之空前抬頭，就將大大打擊美國扶植日本財閥和奴役日本的政策。

美國扶日復興的惡果，已漸形顯著。一則增強了日本與英國，英國與美國之間的矛盾：

（倫敦十七日廣播）布萊德福訊，英國毛織品出口團體聲稱：英國毛織品出口商與製造商正採取直接行動，以防止日本的競爭。據稱，毛織品出口團體的秘書普萊斯即擬赴日，與盟總磋商日本毛織品削價競爭的問題。這種競爭，現在印度、南非和香港日益顯著。

（法新社廿一日倫敦電）英國棉業局主席史屈里特今日就英國棉布工業之現狀發表一文稱：「英國棉布工業之前途將受美國對日政策之限制。……吾人不能容許日本藉低廉工資及米價所生產之廉價棉織品傾銷市場，因英國今後之繁榮多半有賴於棉織品之輸出。」

（聯合社二十二日倫敦電）商務部次長艾德華今日書面答復議會某保守黨議員之質問稱：英國充分認識，日本商業競爭之嚴重性，乃長期問題。目前政府正與工業界檢討中。

同時，美國本身的一部份財閥，也感到了這個競爭的威脅：

（聯合社廿一日紐約電）美國紡織公會已決定派遣英美聯合考察團前往日本，調查整個日本貿易，並與麥帥總部討論各種工業問題。英美紡織界人士公開承認日德紡織業迅速復興對於國際市場之影響，實堪焦慮。

（聯合社華盛頓二十三日電）美農部預測，日本將在世界罐頭魚產市場中重與美國等競爭。

這些只是一鱗半爪的例子，但已說明了一些美國的擴張政策，勢將激化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並搬石頭壓自己的脚。帝國主義的世界獨佔，根本不能容許另一工業國家的競爭性的經濟發展。在日本，這個世界獨佔，必然要阻撓日本的正

常經濟之復興，並將反過來阻塞了美國在日本的市場容量。

更基本的，是美國的經濟擴張與奴役，已使亞洲落後國家的經濟，日形劇烈地趨於貧窮、混亂與破產之途，反過來也使擴張與奴役者自身在亞洲的貿易與投資走向毀滅的絕路。關於這點，需要詳細加以引證——

金元的命運

這不僅是一個經濟的問題，同時是一個政治的民族的複雜問題。

金元王國對亞洲殖民地的進攻（包括美援、經濟獨佔和政治支配在內，將來的所謂「援助落後國家計劃」在亞洲展開後，也不能例外），必然的造成亞洲各國水深火熱的經濟災厄，而決不能促進亞洲各國的工業化與繁榮；因而，美國在遠東的市場，也必然由於亞洲的益趨落後、貧困和破產，而日益萎縮下去。

現金的匱乏，入超的激增，生產（農業）的低落，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一切的一切，都交互影響地日益深重地磨折着亞洲廣大國家的經濟發展。美國有限的金元「援助」和無限的搾取，只有激化了這些重重磨折，使亞洲各國的購買力日形削弱。

印度的分治，把工農業割裂了。印度斯坦的煤、棉織品以及其他工業產品和巴基斯坦的棉花糧食的交換，雖已開始，但去年的糧食輸入幾乎佔去了印度一半的外匯，使她不得不對其他必要輸入嚴加管制。印度政府熱切地要走上工業化，希望能在今後三年之內輸入將近七億美元的工業設備，但民族的條件使她不可能辦到，現金的缺乏，就使她不能向美國輸入那樣多的機械。

非律賓靠美國幫忙，接受了一筆總數自十億五千至二十億美元的賠償物資，曾產生了人為的「繁榮」。一九四七年的輸出比起一九四六年多出四倍，然而入超也隨着增加，為了平衡貿易，不得不需要計劃設立輸入的管制。

法屬交趾支那的情形更糟。越南一向在貿易上都能保持平衡，可是一九四七年的入超却將近一千萬美元。去年樹膠的輸出不到三萬五千噸，而一九三八年是五萬八千噸。煤的生產戰前每一年是一百五十萬噸，現在却減低到十萬噸。米的輸出僅是她的戰前的四分之一。法國正在儘量使她在商業上靠近她本國。

荷屬東印度的樹膠生產，去年可望達到戰前水準，錫的生產亦可達到四分之三，然而石油和乾椰子肉的輸出還不到百分之五十。胡椒——一種握有世界性的專賣品的生產還正在萌芽。木棉和茶的輸出數量還少得可憐。像這些產物要恢復到戰前的比例，倘須化五年至十年的時間。

馬來亞錫業的開採，因缺乏機器受到阻礙。如同別的殖民地所遭遇的困難一樣，馬來亞即使在農產物的貿易上也受到剪刀差的搾取。雖然樹膠的輸出價格超過戰前的百分之八十，錫高出百分之四十，但她對小麥的輸入價格却要超出戰前的百分之三百倍，這樣馬來亞不能不忍受外匯的枯竭。最近馬來亞的錫和樹膠的生產已在逐漸降低了。

造成上述亞洲國家經濟衰敗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奴役與搾取。金元王國要分擔很大的一份責任。最大的罪惡，是美國給予中國，和在日本所造成的。美國戰後在華直接間接的數十億美元投資，絕大部份是政治的軍事的，用以攫奪中國的政治經濟主權，和燃燒全中國的烽火。在日本，美國也化費了一二十億美元的經費，卻喂養着日本財閥來恢復其對亞洲各國的經濟侵略和軍事威脅。

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在美元無孔不入的擴張與奴役下（其他在亞洲的英、法、荷帝國主義殖民政策的重建，也受到她的支持和鼓勵），亞洲各國未能順利地迅速地獲得民族的人民的解放，然後大量的開發其富源，發展其工業化，繁榮其民族經濟。雖然，亞洲及遠東各國都擁有發展工業化的豐富資源和人力，如印度最富於錳礦、鐵礦、礬礦和雲母礦，中國富於煤、鎢、銻等礦藏，馬來亞有錫、鎢、鐵、錳和礬礦等重要資源，緬甸富有油產，暹羅富有錫和鎢礦，印度支那富有高等無煙煤、鉛和鋅礦，印尼有大量的錫、油、鎳和礬礦……但是一直到現在，她們還不能加以開發，並使之運用於發展民族工業。帝國主義的奴役搾取使她們再度忍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隸生活。由於亞洲人民的為生存解放之門爭隨之洶湧而起，又不能不加深了她們的經濟破壞和衰落（美帝國主義支持亞洲各國的封建買辦政權鎮壓和抵抗解放鬥爭，造成更大的破壞和衰落）。

但是，「安然搾取及安然壓迫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統一和整個的殖民地東方，已不再存在了」（史達林語）。而今，金元王國也要輪到英法荷等帝國主義業已遭遇的悲慘宿命了。

遠東的經濟蛻變

現在，亞洲和遠東偉大蛻變的大時代到來了。金元王國在遠東正在面臨着奴役者的可悲的末日，一如她在歐洲及世界，所面臨着的一樣。

中國首先展開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帝國主義首先在中國面臨了可悲的末日。

混亂、彷徨、幻想和陰謀，從帝國主義陣營里五色繽紛的出現了：

（合衆社舊金山九日電）西海岸進出口商正準備與中國新政權通商。……在一八七一年即在華經商的吉士兄弟公司董事長梅倫尼指出：中國人始終是典型的商人，這個特性存在於他們的血統中，他們瞭解商業，不管他們的政府怎樣轉變，個別的中國商人將不轉變。前舊金山商會主席著名進出口商魏爾柏表示一般的觀點稱：過渡時期當屬不免，此一時期過後，商務當能進行。許多商人對與新政權通商均無不安的表示，若干人認為新政府可能穩定中國的通貨，以及恢復中國的交通。他們深信中國必須輸出若干商品，俾可輸入石油及火油等必需物資。他們認為美國將為此項貿易的主要對象。

二月十四日上海美商「大美晚報」轉載「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告」一文說：

「面對着中國的新形勢，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有從頭到尾檢討一番的必要。新的美國政策可能是這樣的：軍事援助可以算結束了，……可是經濟援助又是另一回事。美國救濟物資在中國還有一些宜傳價值，也許可以維持中國人的好感。假如要復興日本，中日通商也極需要。因此，美國終必承認中共政府。美國的理論將是插一只腳在中國門內，好在共產黨能把全中國吞噬之前的悠長歲月中東山再起。」

二月十五日「大美晚報」再度著論稱：

「英國的現實主義，在和中國打交道方面來說，眞正發揮到極點了，這我們只須略讀歷史就可證明。因此，我們讀了合衆社的倫敦電訊，也並不驚異。該電訊說：英國商人竭力反對「採取任何足以得罪中國新政權的行動」，而英國外交部已給予保證。……對於中共的勝利，英國外交部和英國商人會比美國國務院、白宮和美國商人更喜歡嗎？我們沒有理由這麼相信。但是目前的形勢是：和中國共產主義妥協或者放棄全部在華投資，兩者之間我們必須擇其一。……英國人在海外經商久了，也不準備馬上丟了買賣，國內的這些同胞們還是看看英國表兄弟的辦法罷。」

對於東南亞，帝國主義為了對付倘未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解放運動，採取的是比對付中國更為露骨的與直接的政策。除掉在印尼、馬來亞、和緬甸使用着軍事政治的鎮壓措施之外，「東方聯盟」及其他殖民地聯盟的醞釀是一套廣泛而深遠的謀略。最近，英國正在計劃建立東南亞的新自治領了。聯合社十八日倫敦電稱：

「不列顛聯邦正在東南亞洲醞釀成立一新自治領。據英國殖民部次長威廉斯今日向聯合社記者稱：此事任重道遠，但確在計劃中。新自治領或將佔地一三二、六九二方哩，人口六、五〇〇、〇〇〇人弱，馬來聯邦、新加坡、沙撈越、北婆羅洲與布羅奈各區巨列入。香港或者亦將加入。東南亞新自治領對於英美經濟關係極大，該區出產最重要的原料，多種原料且為他處所無。橡膠、錫、煤油、胡椒、椰子與西穀米為一部出產，沙撈越且有金礦。在政府方面有較經濟更重要者，即自治政府可給予共產主義眞正的打擊。」

像這一類的謀略，不單單是英國所單獨從事，這與美國最近提出的「援助落後國家計劃」的一般目標，是如合符節的，並有關聯的。看吧，美國這個計劃所要推行的範圍，也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區域的呢：

（聯合社二十五日成功湖電）美代表沙爾今日向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提出杜管門總統之開發經濟落後國家計劃大綱，要求聯合國合作。……本計劃在促進私人資本於適當保障下投資於必需區域。……獨立國與屬地之經濟發展一律平等，屬地包括十處代管區及六十二非自治區，其居民佔全世界總人口十分之一。

不過，這一切在中國，在東南亞所從事的謀略，是有裨於挽救美國及其他強權國家不可避免的結局的嗎？等着瞧吧！

巴力斯坦的新局勢

慕松

一

一月十三日開始的羅德島談判，已於二月廿四日獲致協議。以色列與埃及簽了歷史性的巴力斯坦停戰協定。雙方表示尊重安理會的命令，保證不用武力解決問題，陸海空立卽全面休戰。被圍於法魯加的埃軍得攜械撤出。以色列軍撤退到去年十月十四日開始攻擊以前所佔有的地位，埃及軍保持自埃巴邊境的拉法至巴力斯坦境內二十哩的該撤間的海岸走廊地帶，雙方均不得爭取任何軍事或政治優勢，非軍事的要求及權利留待以後協議解決。糾纏甚久的尼日夫區戰事至此結束。這次以埃談判圓滿完成，爲巴力斯坦開創了新局勢，有益於聖地的和平。

自從聯大前年十一月通過分治案以來，阿猶雙方立卽捲入慘烈的戰爭，比一九三六——三九年的情況還要尖銳。一年多聖地戰爭，完全是由於國際反動集團的煽動與蠱惑的結果。他們利用分治案煽起阿拉伯人的偏狹的國家主義情緒，支持阿盟領袖發動對聖地的「進軍」，企圖渾水摸魚，乘機鞏固中東油田與基地的控制。而阿拉伯各國的統治階層更利用對外戰爭來移轉人民的視線，使他們忘記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封建集團的專制。可是，戰爭有它自己的邏輯，並不按照發動者（如外約但王阿勃杜拉之流）的心願進行下去。去年五月中旬猶軍反攻勝利，重新打通去耶路撒冷的公路以後，聖地戰局起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面是以色列軍已佔有一塊比聯合國分給她的更大土地；一方面是進攻以色列的阿拉伯聯軍，儘管數量多而配備好，業已潰不成軍，且難卽時整補。加以發動戰爭的阿拉伯聯盟內部意見分歧，美英政策變化詭譎，國際輿論譴責這種有利於帝國主義的宗教戰爭，最近阿猶雙方對於保持大量軍隊與消耗龐大軍費又深感擔負太重。在這情形下，通過聯合國調解員彭契的斡旋，以埃協議成立，終爲和平解決紛爭開啓了門戶。

二

聖地的新局勢具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是以色列國獲得事實上的承認。在表面上，以埃停戰協定是個軍事性的文件，實際含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分治計劃宣布以後，阿拉伯各國一致反對，表示決不允許一個猶太國家存在，雖然在巴力斯坦成立一個七十五萬人的以色列國是不致威脅週圍三千五百萬阿拉伯族人的。戰場上的廝殺倒解決了議席上爭辯的難題，停戰條款中雖避免提到「以色列國」，但序言中說明兩個代表團代表各該國「政府」，這協定實在等於埃及在事實上承認以色列國家。在阿猶兩族的外交關係上，這是從聖經時代以來的一個重要的轉變。兩族正常友好的外交關係，將來應溯源至此。

其次是直接談判有利於問題的解決。早在去年十一月中旬，蘇聯代表馬力克在安理會席上就提出這樣的主張。他說：「聯合國嘗試解決巴力斯坦問題，既然遭遇了許多困難和失敗，這種失敗使它不能履行聯大的決議，那麼，讓有關雙方獲得機會，通過直接談判，或由調解專員協助而進行談判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是最合理最適宜的。」因此蘇聯建議安理會鼓勵雙方通過直接談判來解決問題。可是有許多國家害怕聖地雙方直接談判，從中阻撓，深恐失去干涉操縱與巧奪強取的機會，同時敘利亞等國代表認爲：如果阿拉伯國家進入這種談判，她們就由此承認以色列是立於同等地位了，而她們不能夠這麼辦，所以拒絕與以色列談判。敘利亞堅持要教猶軍撤退到十月十四日以前所佔有的戰線內去。現在猶軍將撤退了，畢竟還賴直接談判獲致協議。尤其像聖地問題具有複雜的國際背景，直接談判可以免除外力的干預，使爭奪油田與基地的擴張主義者不得介入，避開不少無謂的波折，而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以埃談判完成，爲解決整個巴力斯坦問題樹立了一個榜樣。

最後一點，美英如不拼棄擴張政策，聖地和平難以實現。巴力斯坦局勢之所以紛擾騷亂，事實上是爭奪阿拉伯東方霸權的美英政策造成的。英國一向玩弄阿拉伯人，表面示以左袒之意，尤其是對阿勃杜拉所統治的外約但（它是大英帝國在中東的警衞）。自阿猶發生戰事以來，英國力謀協助外約但、伊拉克等國，祕密供給各式軍火。正如捷克報界所說，巴力斯坦戰爭之所以不能停止，是因爲「英國人的手指按在阿拉伯人來福槍的扳機上」。美國勢力滲入巴力斯坦以後，一面承認以色列國，今年一月下旬又貸款一億美元，誘致他國承認猶太國家的國際地位，並向阿人表示無意放棄對以色列的支援，一面又唾涎阿拉伯的石油，使用各種方法取得阿人的感情，爲了控制東地中海局勢，復又拉攏埃及。這是強權政治在中東的一曲二重奏，也因此與英國政治直接發生衝突，一月初間，羅德島談判形將展開之際，貝文利用猶方擊落英機事件，企圖擴大事態，煽動人造危機，破壞談判進行，結果觸發美英之間的矛盾，華府公開警告英國，並用貸款增強以色列地位。據聯合國人士分析，由於英國希望外約但能獲得較多的利益，故竭力爲聖地問題覓獲一個有利於外約但的和平解決辦法；而美國則贊成立卽停戰，可使埃及取得更多的利益。強梁爭霸，巴力斯坦局勢格外沉重。及至美英對中東聯合政策形成，美國正式承認外約但，以交換英國承認以色列政府。這是英國在外交上被美國牽着走的又證明。美英相互的行動，擱置其所含有的強權政治的臭味不談，倒也袪除了羅德島談判的一個障礙，使以色列事實上站在對等的地位從事和談。由此可見，美英擴張政策是聖地紛爭的淵藪。如果美英眞正摒棄擴張政策，巴力斯坦和平就能實現。

三

以埃停戰協定是以色列國政治軍事的大勝利。協定宣布以後，其他阿拉伯國家也都立卽要求進行同樣談判。伊拉克表示，凡與阿拉伯國家所達成的關於巴力斯坦的協定，伊拉克無不接受。以色列與外約但黎巴嫩的停戰談判，已於三月一日分別在羅德島和納庫拉開始。這都是阿猶人民的喜訊，也表露了聯合國的活力。

然而，巴力斯坦問題的歷史負累極重，痼疾很深，一來中東富有石油寶藏，爭奪由來巳久，二來積極談判中的大西洋聯盟，需要地中海集團做它的南翼。美英兩國願意巴力斯坦進入和平狀態，而不再從中操縱運用麼？現在並沒有這一徵象存在。如果帝國主義勢力不退出，巴力斯坦週境的國家將依然成爲強權政治棋局裏的小卒，那麼，這新局勢離眞正和平解決還很遙遠，結果只造成另一次戰爭前的間歇。

以埃停戰協定爲巴力斯坦奠定了和平基礎呢，還是只安排另一次戰爭的間歇？這要看阿猶兩族能否認淸人造危機的本質與誰是他們眞正的民族敵人。

日本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

孟憲章



日本投降三年餘來，雖說盟總積極扶植日本舊勢力，壓迫新勢力，但其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升沉，頗與世界政治主流相符合。試從政黨、勞動組合、與暴力團體三方面的動態，從數字上予以分析。

政黨向兩極發展·中間派沒落

茲首將日本各大政黨之性格，由極右至極左，列舉如左。

1.自由黨——民主自由黨　由前政友會鳩山一郎等發起。鳩山被整肅後，由吉田茂任總裁。該黨標榜「自由經濟」，而對土地問題，則極力阻撓農地改革，堅持佃租物納制，專代表資本家與地主利益，爲日本最保守反動的政黨。初名自由黨，後民主黨幣原所領導之同志俱樂部及齋藤隆夫一派太陽會分子，因不堪蘆田均排斥，乃脫黨與自由黨合作，遂改組爲民主自由黨。

2.進步黨——民主黨　由前民政黨町田忠治直系與舊政友會中島知久平系，金光庸夫系發起，初爲進步黨，由町田任總裁。及町田被追放，乃推當時首相幣原任總裁。後進步黨少壯派犬養健等，聯合從自由黨轉入進步黨的蘆田均等，另組民主黨，以所謂少壯派代替幣原齋藤等頑固派。蘆田爲爭奪總裁，乃設法將握有黨實力百分六十以上的犬養健與楢橋渡追放，蘆田遂繼幣原爲總裁，旋又組閣。及民主黨幣原齋藤等脫黨，蘆田感力量單薄，又將犬養等追放解除，聘犬養爲顧問。後蘆田內閣因捲入昭和電工賄案倒台，不久又辭總裁，由犬養健繼任。因犬養派與民自黨合作組閣，遭蘆田派反對，民主黨遂走向分裂。民主黨主張修正的資本主義，卽由自由經濟轉變爲「必要的統制」，蘆田並號召「中庸主義」的「革新」。實則代表資本家、地主利益，維護天皇制，鎮壓勞工，與民自黨不過稍有程度上的差別罷了。

3.國民協同黨　原由國民黨、協同黨合併組成，揭櫫「協同組合」主義，以代表農村地主富農自居，不贊成將日本分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而招致階級鬥爭。

4.社會黨　由前社會大衆黨脫胎而來，而社大黨則由過去麻生久等的社會民主黨，與片山哲、松岡駒吉等的日本勞動黨，合併而成。雖標榜代表工農，實爲勞動貴族集團，時與資產階級妥協，出賣勞動者。最進步的，亦僅屬所謂議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不少且爲冒牌民主主義的社會法西斯份子。

5.日本共產黨　在日本各政黨中，僅共產黨將打倒天皇制列入黨綱。在議會中，人數雖少，在羣衆組織中，潛力却極大。

其次尙有下列各小政黨，亦依序列左：

6.日本國民黨　由民主黨所屬之小澤等七人組織，主張徹底的自由主義。

7.日本自由黨　當民主自由黨結成時，由原屬自由黨之世耕弘一等六人組織，亦主張徹底實現自由主義。

8.社會革新黨　由被整肅之社會黨右翼巨頭平野力三等十六人組織，主張「三反」，卽反共、反法西斯、反資本主義。法西斯色彩，非常濃厚。

9.日本農民黨　由北勝太郎等組織，主張貫澈協同主義理念，再建無獨裁、無榨取、無階級鬥爭之平和日本。

10.勞農黨　由社會黨正統派卽強硬左派（以別於一方高唱代表勞動大衆利益，一方又戀戀祿位之現實左派加藤、鈴木等）黑田壽男等組織，要把社會黨拉回到羣衆中去。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普選，在盟總支持、誘脅、與右翼份子對民主人士壓迫之下，最反動的自由黨，竟在衆院佔一四一席，奪得第一黨桂冠，因產生了第一屆吉田內閣。民主黨居第二位，社會黨獲九十餘席，一躍而成第三黨。其他國協三一，農民七，共產黨僅獲四席而已。一九四七年四月普選，因人民厭惡保守黨，而對社會黨抱有莫大幻想，故社會黨議席超過自由黨十票，民主黨十七票。共產黨仍只四票。但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普選結果，極右的民自黨，固因盟總爲對付日漸高漲的勞動攻勢，巳放棄中道政治，極力予以支持，而得佔全衆院四六六議席中之過半數二六〇以上席位（前兩次因各中間政黨將票分散，並無得過半數議席者，故非成立聯合內閣不可）。但共產黨在重重壓迫之下，亦得三五席，約增九倍。其餘中間政黨，全行沒落。尤慘者，爲社會黨領袖片山，及所謂左派加藤勘十、野溝勝等，均行落選。共產黨巳在議會中，成爲左翼領導力量。」

勞動組合由分裂走向左的統一

當日本投降之初，全國各地勞動組合爲二五一，組合員數爲二〇一、五〇八。及一九四六年一月，僅越五閱月，組合員數巳達四十九萬五千餘人。至一九四八年四月，根據勞動省發表，全國組合數爲三一、〇三五、組合員達六、四五一、〇六〇人，不及三年，巳膨脹三十餘倍。

日本勞動組合，向分兩大派系：日本勞動總同盟，爲右翼，由社會黨領導。全日本產業別組合會議，爲左翼，由共黨領導。另尙有一部中立組合。因社會黨勞動貴族面目揭穿，其右翼領袖西尾，且因昭和電工賄案被拘，於是屬於日勞工人，對社會黨之幻想多破滅，故在去年十月日勞三屆大會中，西尾中委名義竟被取消，而選舉結果，實權亦轉入左翼手中，於是從第二次勞動攻勢時，陷於分裂之勞工戰線，漸歸統一，因有去年波瀾壯闊之第四次勞動攻勢。

此外，官業二大勞組，一爲國鐵勞動組合，擁有組合員六十萬，內分左右兩派，一九三七年臨時大會，正面衝突，右派且結成反共聯盟。另一爲全遞信勞動組合，爲產業別下之最大單位，幹部多富鬥爭性，委員長土橋，席立在全官公勞組陣頭。當去年蘆田頒佈所謂波茨坦政令，取消公職人員罷工權與團體契約權時，全遞、國鐵、日教三組，共同發表宣言，予以抨擊。因日當局之反動措置，巳逼使日本勞工界走上左的共同戰線了。

暴力團體由活躍而沉寂

當盟軍佔領初期，盟總曾於一九四五年底及四六年初，解散法西斯軍國主義團體二六七個。後因美國對日政策轉變，法西斯份子，重又活躍。據日警廳調查，在一九四七年底，全國右翼團體，竟多至一二六〇個，僅東京一地，卽有三五〇個，其中心口號，皆爲反共、反蘇、親美、復仇。其中心工作，則爲挑撥美蘇戰爭，以便乘機翻身。因最近日本人民力量的壯大，與全世界形勢之發展，美國巳被迫將要放棄日本，日本此項暴力團體，又漸由活躍趨向沉寂了。

美國及盟總本想把日本拉向後退，使其軍國主義法西斯，死灰復燃。但日本人民，却把日本推向前進。廣大人民的力量，終會戰勝一切的。

東・京・通・訊

新日本帝國的崛起

靜懷

一九四八年，可以說是戰後美蘇兩國在歐洲及遠東的衝突，達到最劇烈的時期。其程度與有形戰爭的區別僅是沒有實彈射擊罷了。由於這兩強的「冷戰」，盟國佔領日本的政策，逐漸顯明的變質。美國在獨裁式的佔領日本之下，推行扶日政策，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反對與攻擊雖有，但麥帥仍我行我素，不但沒有糾正，反而積極的把日本扶植為反共堡壘。

最近四五個月來，中共軍事上的進展，以及政府搖搖欲墜的危機，美國雖憂慮中國會變成共產主義的國家，但對現政權統治下的中國，由於種種困難及顧慮，並不能全面而及時的援助它完成「戡亂」工作，因美國一般認為這是徒勞，卽使有成就，所付代價太大，所冒危險太重。美國在中國既面臨了進退兩難的局面，政府能夠出現奇蹟，轉危為安，擋住中共的破竹之勢，造成偏安之局，或能「殲滅」它，固為美國所願，否則，中國落入「鐵幕」，美國也只得望洋興嘆，一面把日本迅速扶植，擁抱在自己的懷裏，作為對抗的一着棋。

現階段美國的遠東政策，重點在日本。去年十二月十日，美政府採單獨行動，訓令麥帥實行日本經濟復興的九原則，目的完全在於美日兩國之戰略利益。

在談論復興日本經濟的九原則之先，得指出最近美國佔領日本政策轉變的兩個跡象，使我們更清楚美國對日政策着重經濟，至於政治方面的問題，可以從寬處理。

這兩個跡象，一明一暗。明的是麥帥准許日本於一九四九年元旦起自由使用日本國旗。在過去佔領日本的四年中，除特別場合或慶典，經聲請核准者外，一律禁止懸掛日本國旗。麥帥今年給日本全國人民的新年禮物——國旗的使用自由，給予日人的興奮與慰安甚大，而且意味着日本和盟國之間的和約，雖久未訂立，實際上，受美國青睞的日本，在國際社會中已有它的地位了，只要它聽從美國的「訓示」，跟美國走，同時，美國也特別看重日本，任勞任怨來栽培它。

另一個比較隱諱的跡象，是麥帥給予日人的一九四八年聖誕的禮品——盟總於聖誕前夕，宣布釋放日本甲級戰罪嫌疑犯谷正之、天羽英二、須磨彌吉郎等十九人。審判日本戰罪，而把日本天皇這罪魁開脫了，已失却懲罰戰罪的意義。傳說，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東京遠東國際法庭宣判東條等廿五名罪刑，經麥帥覆核維持原判之後，日本人民本擬在東條等七名被執行絞刑的第二天，舉行一個大規模的祈求和平禱告，盟總探聽了這種行動的消息，為避免意外起見，特策動排演一齣土肥原等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的把戲。等到美最高法院辯論決定無權受理之後，麥帥立卽命令執行東條等七人的絞刑。這一來，緩衝了日本人民當時的感情衝動，一方面，也做出了美國愛莫能助的姿態。這是一種傳說，姑妄記之。但華盛頓確曾決定於去年底結束日本一切戰罪的審判，有事實為證：（一）橫濱戰罪法庭宣告不受理關於日警在戰時虐殺在日華僑的案件；（二）盟總事前未徵其他盟國在日代表團的意見，且事前不曾通知，突於聖誕前夕宣布釋放那十九名甲級戰罪嫌疑犯。這些戰犯本列於甲級，後來改列乙丙級，原擬於今年一月間酌情提出起訴或審判的。結果，他們被開釋了。史無先例而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罪審判，為運用國際政治手腕，竟如此一再寬大的了結一件公案！

抬高日本國際地位（雖然它現在並不能正式列為國際社會的一員），使其重受世界的尊重，同時，鼓勵日本努力經濟復興，以求自給自足，這是美國目前對日政策的骨幹。在經濟九原則發表之後，日本政府的反應，當然欣然願竭全力推進，現巳決定增加工作時間至每週四十八小時，計劃穩定工資並增加稅收以及研討日幣對美金比率的釐定。推行這九原則的具體措施，在一月廿三日日本總選舉行以後，將來的新閣當有更進一步的努力。

這個計劃穩定日本經濟的九原則，僅藉增加政府稅收與減少支出，以求完成平衡預算，恐是捨本求末，成效不著；關鍵在於如何增加生產，促進對外貿易。盟總將放鬆限制外國對日貿易的尺度，當不在話下。盟總經濟組長馬奎脫（Marquat）於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對合衆社記者說過：「現正努力於減少目前關於外國公司欲在日本開展業務的各種限制」，他也指出盟總寧願外國對日貿易，由私人和私人間來處理，不以政府與政府為對手。本年一月十四日盟總發表一項新指令，擴大經核准的外國人在日商業業務的範圍，卽是恢復日本正常國際經濟關係的另一步驟，也可認為是這一方面的開端。為了促進對日貿易，及商務往來的便利，不久將來，單一的日幣與美金的比率，當另訂定。

增加生產，推銷日本的製成品，以平衡日本國際貿易，確是日本經濟復興的主要課題。遠東區域，極端需要棉織品、消耗品、機器和車輛，日本具有這種工廠設備、勞力和技能，它可以供應遠東各國為建設而亟需的缺乏。雖然，這個目標，是否沒有外資的輸入，卽能達到呢？無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資力問題，較易解決。日本目前環境，比較遠東任何國家穩定，外資的輸入較有保障，日本除可能得到的美國撥款外，將來外國私人的投資，當可樂觀。本年一月十四日盟總巳發表了新指令，准許有限制的外資輸入日本，將來關於這方面的限制範圍，可能逐漸縮小。

但是，日本努力增加生產，外資的輸入，只能解決問題的一部。原料的來源與市場的把握，都是重要的因素，且與中國的關係最密切。先天不足的日本，生產原料除絲與棉外，大半要仰給外來，尤其是靠我們中國。舉例說，戰前日本的焦煤，來自中國的東北和朝鮮，而今却要從「太平洋海岸」（Pacific Coast）和「諾爾佛克」（Norfolk）運來，成本極高。中國工業落後，一向是吞納日本過量製成品的好市場，將來如果中共控制了全中國，對日本將生如何影響呢？雖一般相信，中共卽使控制了全中國，在某些範圍內，仍不能不和日本發生貿易關係，但回憶在歐洲的共產主義的進展，曾有一時與民主國家切斷貿易關係的事實，所以鑒於目前中共勢力範圍日趨擴大的中國，對日本經濟復興亟需的原料來源與市場問題，不能不考慮其可能遭遇的困難。

總之，日本的經濟復興計劃，困難雖有，但在美國助導與監督之下努力進行，有耕耘必有收穫。可是，我們要特別注意一點，復興日本的經濟，為日本舖下富強國家的侵略大道，也就是奠定新日本帝國的基礎。本月五日盟國委員會在東京舉行每週例會時，蘇聯代表特列夫揚科（Kuzma Derevyanko）中將指責美國擅自准許擴充日本警察力量及目前日本祕密警察的存在。這一場舌戰，以及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訪日的新聞，都足使我們警覺，在努力日本經濟復興的最後目的，恐是日本的再武裝和新日本帝國的崛起。

華爾街看「落後區計劃」

美・Labor Research Assn.

華爾街的報紙對杜魯門在就職演說中所提到的關於資本輸出的「果敢的新計劃」，正在高談闊論着。有一個主要的商業密書認爲杜魯門演說中「沒有剝削」的這個附帶條件，實在詐欺之極。它說，剝削自然是有的，不過只是「有限度」，不像過去的那樣。但是當然囉，「充分的私人利潤……甚至是大利潤，是志在必得的」。

美國的大公司將要「遍佈於全世界，爲了賺錢」。譬如在非洲，「這個最巨大最富有的落後區域」，它的前途將要特別光明，這個想法即是美國資本不論在非洲或在任何其他地方，「將繼續担任英國的過去任務」。

這是亨利・魯斯「美國世紀」思想的再現，它對現在正大踏步向前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人民運動，裝得一點都沒有看見。

＊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叫「外援永存」的短文中解釋道，「這個計劃並不是完全利他的」。事實上，它將和「美國的對外戰略密切吻合」，這纔把最大的優先權「給予那些站在反對擴張的共產主義的防衞最前線的國家，並且根據這些計劃，無限制地把美國所急需的原料源源向美國供應。」

換句話說，有着軍事上重要性的原料，爲了美國的備戰利益，將要從世界各處的「落後區域」中汲出來。

即使這樣，這個金融資本的機關報還是對杜魯門的「援」外計劃審愼處理，它恐怕有什麼「政治上的動機」會摻入在這一個計劃裏。它畏懼有沒有背棄了資本輸出的舊有機構，在這一個機構中，私人銀行家乃投資是否「健全」的唯一判斷者，他們並命定有權命令交易必須在有利益、佣金和投機利潤這個前提下方可進行。

＊

而且，在比較少帶「國際主義」成份的金融界中，還始終帶着猜忌呢，他們公開表示說，實現杜魯門的堂堂全球大計劃要課予這麼重大的稅，這會使國內的利潤喪失的啊。正如巴倫（Barron）周刊一月廿四日的社論中所說這將會「使經濟衰弱的」。

此外，在金融界中還引起了恐懼，如巴倫周刊所說，「我們的資產從美國轉換到世界的其餘各國，這會使我們的敵人加強」。立刻使人想到假如現在有着另一個捷克「成了我們恩惠的最後受惠者」。

還更要壞呢，從主張「蘇聯攤牌」份子的觀點看來，認爲這是一個「苦惱的可能性」，這一點巴倫周刊也同樣表示過，說「有一天當蘇聯突進的時候，我們那時可如何是好呢？」這是一個多麼想入非非的夢囈啊！

＊

華爾街的「商業周刊」也恐懼整個商業在國內的影響將會「造成第四次的工資增加」。因爲它說這「將使通貨膨脹愈益惡化」。在長時期中，至少「它的進程必然會使勞工在生活水準上引起失望」。

這些華爾街反動派的估計，的確是接近眞實的，當爲了他們自已打算時，他們當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們加上這樣一句坦白的承認，說「美國的眞實工資在這樣的一個計劃下不可能增加」時，馬歇爾計劃早就證明了這一點。

銀行家自然只能從十分狹隘近視的利潤觀點來注視整個商業了。

當銀行家最直接的金元神經受傷害時，他們會叫起來的。這一件事是最近發生的，當時據說歐洲合作總署以「越過」銀行家而處理若干與馬歇爾計劃有關的財政事務，使銀行家受到了威脅。

＊

在這個時候要從他們的指縫間攫取這塊糕餅和要替代任何「從衛門到衛門」的計劃，那是會剝奪了銀行家的固有利潤的，自然他們會說這違反了「自由企業」的規範。

就小城市的銀行說來，他們正抱怨華爾街銀行獲得了馬歇爾計劃下百分之九十的生意！

總之，在觀察這個矛盾百出的接納中，我們可以預言這個計劃是比「歐洲復興計劃」更爲難行的。（斐軍譯）



「開發落後區域」聲中「金元計劃」在非洲

英・Sam Aaronovitch

帝國主義者的戰爭計劃的陰影，已經投射在非洲了。

一九四九這一年，對帝國主義者來說，是廉價的半飢餓的非洲勞工，將爲它們輸出更多數量的原料和食糧的一年；是非洲將被軍用公路、鐵道和飛機場的蜘蛛網佈滿的一年。

杜魯門的最近演說，預示了美國對非洲的新的進軍；但是事實上，華爾街的進入非洲已有若干時候了。

在北羅德西亞（Northern Rhodesia），美國資本對銅和鈷礦早就有強大的控制權。在正向法西斯主義行進的南非，美國大企業如通用汽車公司等正對這個長統靴加重壓力。

＊

美國有她的通向非洲的私路；這即是通過利比里亞傀儡國，這個國家的獨立僞裝連比外約但還不如。

一夥新的美國大商人，已經進入這個飛亞斯敦公司（Firestone Co. 美國獨佔企業之一）的棲息之所了。

美國鋼鐵、電氣、汽車、保險和其他大企業等的主要代表都已和一個海軍上將及前任大使一同來，組織「史丹丁紐斯的利比里亞公司」。在他們和利比里亞政府所訂的合同中，保證在八十年內利比里亞政府必須「貢獻各種的政府便利、必要的保衞、合法的權益以及對這個條約的充份實現」。

利比里亞也是美國的一個軍事基地。這是爲了什麼目的呢，杜魯門先生？

＊

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已把非洲當作一個新的投資的出路，一個新的「西方前線」

，以提高被暴跌所威脅的經濟。

「西方聯盟」接受了美國的慷慨解囊和武裝，使自己身負重債而一點不能動彈，這卽是大部份的殖民地世界陷入了華爾街的掌握，法屬和比屬非洲，已經「朝貢」了鈾和其他的主要產物。

基於美國的指示所訂立的英國四年「計劃」，在它的「發展海外落後區域」的擬議中，有着金元計劃一個最優越的明證。

這個「計劃」說：「大英帝國政府擬與各殖民地政府合作採取所有可能的步驟，增加美國政府可能要求並已經攷慮採取各種措施以爲這個目的而獲得的原料生產。兩國政府承認美國政府對鉻和錳需求的重要性。」

＊

英國的殖民計劃，是要想：第一，輸出更多的殖民地產物以獲取更多金元；第二，在非洲建立起一個戰爭基地和戰略原料的供給地。

今天，殖民地爲英國每年賺取一億五千萬美元。四年後，這個數字將增加一倍。

爲了實現這個巨大的計劃，到現在爲止英國政府的賬面上是花了二百五十萬鎊，但事實上已經支出了一千二百萬鎊。今年將要開拓土地四十五萬畝，更正確的數字將是五十萬畝。

政府的墾殖給二萬個非洲勞工在工資和生活條件上帶來了什麼基本的改變呢？歐洲人和非洲人之間存在着什麼新的關係嗎？曾經一再提到的民衆教育計劃搞得怎麼樣了？

一個目證者海斯（Clyde Higgs）在「農夫和畜牧者」雜誌上寫道：「現在我發現了一個危機、毀滅甚至是不愉快的景象。這個結果是不可能預冐的。」

這所謂「社會主義」便是史得拉契（John Strachey 按係英內閣閣員）和友尼萊佛（Unilever 按係英國獨佔企業之一）大康拜因的社會主義！

＊

英國政府對於私人企業發現自已處在「過份冒險」的地位正盡着她的「後台監督」的任務。

要在簡單的論據上評論這些計劃是愚蠢的，因爲計劃本身證明了它的先天不足。沒有一個眞正的社會主義者會對殖民地的剝削加以支持，卽使這個計劃是結實的也是如此。

殖民墾殖的悲劇將不會允許我們忘記對生活在暗無天日的非洲人的殘忍剝削。

每一年，銅礦資本家從北羅德西亞運出幾百萬磅銅。帝國化學工廠（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英國獨佔企業之一）及友尼萊佛公司的擴展和繁榮是建築在非洲的勞工身上的。

每一年，黃金海岸（Gold Coast）最肥沃的可可產區正由於致死的疾病而日益荒蕪，這種疾病的破壞就是在戰前卽已非常明顯。偏頗的農業經濟和政府對充分的科學考究的疏忽、同時又由於外國政府因猜忌而阻礙了醫療措施的進行，現在已導使全部人民處於一個災難的邊緣。

＊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使農業衰頹了。英國帝國主義所收穫的不僅是金元，她也收穫了非洲人民的敵對和仇恨。

「復興」，英國的四年「計劃」裏說，「必須不是以對獨立人權的專橫和過份干涉的代價而購得的。」

沒有一個地方比在非洲把「民主計劃」和「西方文明」的僞善更淸楚地顯示了。塔干尼加（Tanganyika）人民是不是同意了英國的這個巨大計劃呢？他們沒有。英國政府有沒有採取什麼步驟對英屬非洲的人民商量過那些在「計劃」中委於美國支配而由他們所生產的原料和食糧呢？

＊

加緊鎭壓的準備在非洲正積極推進中。黃金海岸的紛擾促使暴動法的範圍擴大了，非洲人內部的情報工作改進了，催淚彈源源不絕的供應也已獲得保證了。

兩個機緣使凱亞（Kenya）政府試圖放逐辛格（Makhan Singh）先生，一個職工會的領袖。虧得由於此地（指英國）和東非的抗議，他們失敗了。不過他們仍舊不經過公審而囚禁了一九四七年蒙巴沙（Mombasa）罷工領袖季[illegible]西亞（Chege Kibachia）先生。

在尼日利亞（Nigeria）觸犯暴動法的案件發生了——單是在十一月就有十個人。當地的一家報紙報道第一天這個案件之一的審判說：

「昨天，因觸犯暴動法所定罪的四個人，他們中一個人的到達，都被羣集在聖安娜第一法院周圍的人民報以歡呼……歡呼久久不絕，使得判事晉凱斯不得不向他的下人發令「去看看出了什麼岔子！」一個警員囘報說他們是在向這些人歡呼。判事再繼續詢問對那些人的時候，警察囘答說：「他們是抗議這些人被判觸犯暴動法的，公爵先生。」

如果這些例子與非洲的日益軍事化，以及基地、戰略公路和飛機場的蜘蛛網連接起來，我們就很淸楚可以看到，這些非洲的「警察國家」現在正是爲了對付社會主義和殖民地人民戰爭計劃的一部份。

＊

然而，帝國主義發現非洲已經太遲了。非洲人民的民族運動已經在大踏步地前進。

由於世界工聯（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的鼓勵，非洲的職工會運動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英國帝國主義爲了克服危機，政府正找尋加於非洲人民頭上的可能多的重擔。

對他們更進一步剝削，對我們（指英國人民）則凍結工資，這就是政府政策的一般產物。它的一般結果將是非洲和英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更形尖銳。

「勞工帝國主義」這是右翼工黨的眞面目。怪不得保守黨議員彭松貝（Colonel Ponsonby）向我們說，政府「已經不得不放棄舊有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這一政策了……」

但是沒有東西可以阻止非洲人民的贏得解放。

他們，正像英國工人階級一樣，都是英美帝國主義的犧牲品。一九四九這一年必定會看到我們盟友在爲和平和改善生活水準的鬥爭的加強。

殖民地人民的利益當然需求充分發展在他們控制下的資源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這就是說必須擊破友尼萊佛等等獨佔資本家的統制力量和英國在非洲的獨裁統治。

（史煉譯）

東歐的互助和合作

V. Karra

許多年來，東南歐國家一直被民族仇恨和紛爭分割着。四方強國爲了更便於剝削和奴役這些國家，就盡她們所能，在這些小國間，挑撥極端愛國主義和相互的敵意。爲了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私利益，巴爾幹問題被故意誇大，被弄得極端混亂，並造成這些問題無法解決的局面。政治和經濟氣氛一直呈現着白熱化——巴爾幹被稱爲歐洲的火藥庫，不是沒有原因的。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歐和東南歐國家的生活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帝國主義的桎梏在這裏已被粉碎。被蘇軍所解放了的人民，是再也不被當作外國反動勢力賭桌上的賭注。人民的民主政權脫卸了帝國主義的羈軛開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今天他們且已收穫了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成果。

首先，促成這些國家間領土糾紛的因素已經完全不存在了。我們可以舉外雪爾凡尼亞（Transylvania）問題的順利解決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外雪爾凡尼亞長時期來一直是羅馬尼亞和匈牙利之間不和的苦果。由於羅馬尼亞共和國人民政府所實行的遠大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一個團結外雪爾凡尼亞和巴納（Banat）羅匈居民間友誼的穩固基礎已被造成了。在這些省份中的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勞動農民，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接受了土地分配，兩國對那裏的全部人民也都供給同樣的援助。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不分國族，提高生活水準，改進勞動人民的福利，和使產業工人、職員及智識份子受惠爲目的的。匈牙利人在那裏開設了她們的中小學和大學，羅馬尼亞人也是一樣。

外雪爾凡尼亞問題根據了民主原則而得到解決的事實，已使羅匈之間的關係有了根本的改變。這一點，甚至是倫敦的「經濟學者」周刊也曾承認，它的承認當然並不是對人民民主國家有什麼同情。匈牙利是第一個和羅馬尼亞簽訂友好合作互助協定的國家之一。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國之間的善鄰與和睦，這是兩個國家的政權掌握在人民自己的眞正代表手裏這個事實的結果，他們是眞正對相互的友好和密切合作感到興趣的。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關係也有着一個相似的根本改變，他們已經成功而和協地解決了南杜布魯查（Southern Dobruja）問題。在其他中歐和東南歐國家，也有着同樣的改變，這些國家過去是被紛爭、領土要求和反要求你爭我奪地扭在一起的。

在人民民主國家裏的勞動人民羣衆，已經被一個爲建設努力的生活所鼓舞。在他們中間，一個強力的對於相互幫助和支持、交換所有在這些國家中正在建立起來的新生活領域的各種成就的激勵，已經高漲起來了。從來沒有這樣多的展覽會、會議、國際性的大會在這些國家裏召開，也從來沒有這些不同國家學生的交互訪問。在這些國家裏，許多雙邊的科學、文化和教育會社都一個一個出現了。

人民民主國家已經脫卸了帝國主義者的羈軛，參加了以蘇聯爲首的新民主國家的陣營，這個事實導致佔歐洲大部的國家和平和友誼合作的建立。這一種轉換，自然對全世界反對戰爭、爲國際和平與安全而團結的鬥爭，有着一個強大的影響。

人民民主國家間友誼關係的加強，對她們各國的經濟和她們相互間的經濟聯系有着一個巨大的影響。

中歐和東南歐國家，受着納粹匪徒和戰爭破壞的創傷，不僅並不少於並且大大超過法國、義大利和其他西歐國家。只要以波蘭來說，法西斯惡魔在波蘭消滅了數百萬人民，大部份波蘭的國家財富被完全毀滅了。然而，人民民主政府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已經處理並補救了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創傷。在工業和運輸方面，他們已經回復並在許多地方超過戰前發展的水準。在農業方面，她們成功地修補了由幾年旱災所引起的破壞，現在正確定地在上升中。人民民主政府已經掃除了通貨膨脹，它在西歐却仍舊存在着。

蘇聯向人民民主國家伸出了兄弟般的手。沒有蘇聯在糧食方面決定性的援助，這些國家就無法克服一九四五—四七年因穀物歉收而造成的災難。由於蘇聯在物質和組織上的幫助，巴爾幹各國和波蘭的鐵路、水路運輸纔能在這樣短促的時期裏恢復。華沙——這個特別被希特勒所破壞的城市，是由於蘇聯國家和人民的幫助，她纔從廢墟中站立起來了的。

這些人民民主國家裏的經濟復蘇和發展，它的加速還因爲蘇聯在原料、燃料、半製品、機器的正常供給以及蘇聯在組織上和技術上的協助。同時這些國家在商業和貸款方面的相互利益，因爲有了蘇聯，使這些人民主國家獲得了她們生產品的一個相當決定部份的市場保證。據捷克電訊社報導，捷克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的出口，總數三、四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克隆那（Koruny），一九四七年十月是二、六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克隆那，而蘇聯是捷克貨物最大的買主。捷蘇之間的貿易在一九四九年計劃在三億六千萬美元以上。蘇波之間的貿易在一九四八年根據初步的估計總數也達二億五千萬美元左右。

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經濟連系和相互協助且每時每刻在增強中。這方面的指示可以舉捷克爲例。一九四八年最初十個月內捷克向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輸出的貨物共計佔她總輸出的百分之三十四，她從這些國家輸入的佔她輸入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八。而一九四七年的最初十月，這方面的數字却是百分之十八——十六。

捷克和匈牙利之間貿易的增加是可期的，這兩個國家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完成了一項爲期五年的貿易協定。根據這一協定，兩國間的貿易至少將達一百五十億克隆那。匈牙利向捷克輸出食物、若干原料和電工產物。捷克則供給焦煤、木材、鐵礦砂和各種機器。擁有大量工程企業的捷克，已經從巴爾幹各國接下了各種型式機械的定單，這批定單一直定到一九五二年的生產。這些定單的總值是四億美元。

這就是發展中的捷克共和國對外貿易所正在循着走的路。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等國在對人民民主國家的貿易中，比率也是很高的。

然而，貿易的發展並不是東歐國家經濟合作和互助的唯一型式。還有其他型式的合作和互助呢。譬如，爲協助完成波捷的經濟協定，一個永久性的經濟合作的特別委員會已經成立了。這個委員會曾製訂了一個詳細的計劃，使捷波的工業計劃逐

東歐經濟合作委員會的成立，顯示了東歐新民主國家經濟上的一個重要發展。本文說明東歐各國三年多來在政治經濟上相互合作的成果。在「開發落後區」聲中，這裏托出了今日世界兩幅絕然不同的圖畫。——譯者

漸趨於同等。這個目的是使兩國原料資源工業產量和經驗達到充分的運用。譬如計劃中提出兩國共同建立二十所企業。第一所將是在陶萊（Dwory）城的一所煉糖廠。在奧斯文菁（Cswiecim）附近，將建造一所能發十二萬瓩的中央發電廠，其中一半的電力生產將通過一個高壓電流網輸向捷克。建造中央發電廠所需的資本也將由兩國平均分擔。此外計劃並擬在捷波邊境的產煤地帶建造一所強力的聯合的鋼鐵廠。



原子外交的道路

互助也包括交通便利發展的供應。捷克已獲得在奧得河（Oder）特別區域和茜茜菁（Szczecin）海港船隻和貨棧的三十年租借權。捷克一部份的內河輪船正轉移到易北河至奧得河的地方——捷克通過了波蘭港口來從事她的海外貿易。

這種兩國間合作的方式，標誌了一個新的更高水準的勞動分工，如果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在一個窮兇極惡的自由競爭、濫銷、差別待遇的條件下，那將是不可想像的。

「捷波合作的主要內容是生產計劃的趨於同等」，捷克對外貿易部長格萊戈（Antonin Gregor）對記者說。「這使兩國達到工業最高限度的合理化和降低生產品的價格成為可能。」

這種在經濟關係領域內的發端，只有在那些已經走上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並在互信和友愛基礎上重建她們生活的國家，只有那些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纔能展開。

人民民主國家在經濟上的進步正導使她們一部份的世界貿易增大。戰爭以後的第三年，東歐輸出入貿易就已達三十億美元以上的總數（包括捷克貿易總數十五億美元和波蘭的十億美元）。一九四八年波蘭輸出煤斤達二千五百萬噸：她已成為歐洲煤斤的最大輸出國。根據最近在巴黎簽訂的一個臨時協定，波蘭在一九四九年將輸往荷蘭約八十萬噸煤。

不必說，英美獨佔資本家對波蘭煤斤的輸入當然是百般阻撓的，因為如果西歐國家能夠任意購買質地最好的波蘭煤斤，她們就可不必過度償付購買美國煤斤的千百萬美元了，美國煤不僅質壞，價昂，而且還是跨越重洋裝載來的呢。

由羅馬尼亞國家所擁有的石油產量的驚人發展，已使羅馬尼亞大大增加了她的石油輸出。

一個高度的重要發展是這一個事實——這即是巴爾幹國家和波蘭已經開始重新獲得在農業產品輸出領域中的地位。譬如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由於一九四八年的豐收，她們能輸出大量的穀物。又如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正計劃增加她們畜牧和其他農業產品的輸出。

但是人民民主國家的任務並不單是局限於食糧、原料和燃料的輸出品。他們也幫助世界上經濟落後的各國工業化。捷克、波蘭和匈牙利正向世界偏僻地區輸出工業產品，並和世界其餘十二個國家訂立了貿易協定。

捷克的一本經濟周刊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底的一期報道說，捷克已經同意了巴基斯坦政府要捷克幫助該國工業發展的要求。巴基斯坦要求捷克輸出機械，供給建造工廠的技術援助。巴基斯坦的技術人材在捷克專家的指導下正在進行訓練。此外，巴捷間已經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訂立了為期一年的貿易協定。在這一個協定下，巴基斯坦向捷克賣出苧蔴、羊毛和獸皮，她向捷克買的則是玻璃、陶器、五金、化學品、紡織品和紙張。

這種協定的意義是尤其重大的，如果我們不健忘，當美國和英國裝備巴基斯坦工業的時候一定要巴基斯坦承擔嚴苛的義務，捷克可完全不同，她對巴基斯坦是絲毫沒有重利盤剝的勒索的。捷巴協定是基於平等和互惠原則的。

從這個事實中，使我們看見一個活生生的表白，這就是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和民主陣營——的政策是絕然不同的，帝國主義者反對貧弱和附屬國家的經濟發展。民主的力量却是為民族平等為獨立發展和為了友誼和互相諒解而鬥爭。（丘明譯自 The New Times Dec. 15.1948）

讀者·作者·與·編者

關於緬甸喀倫族之變

編者先生：

頃讀貴刊十九卷六期史煉君「緬甸的風暴」一文，對緬甸現政權性實及緬甸人民解放運動的分析，大體上是對的。但對於此次喀倫族的叛變，作者祇有含糊甚至不合事實的說明，例如第一段說「這次內戰的擴大，叛軍一方顯然是獲得人民⋯⋯的支持」第二段說「今天構成現政府的主要反對集團即所謂叛軍的有那幾個」等等，都是極易引起誤解的。

緬甸人民解放運動和喀倫族的叛變實實上是完全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的。喀倫族的武裝叛變，不是什麼民族與民族間的戰爭，也不是少數民族反抗緬族壓迫的戰爭，而是雙方野心份子爭奪「剿共」的領導權的鬥爭，雙方爭的是地盤，爭的是帝國主義的「恩寵」，一句話，是統治者內部的火併。

原來緬甸的國防軍，一向以喀倫族為主幹，在國防軍二萬人中四分之三是喀倫族，緬族的勢力很小，國防軍總司令也是喀倫人史密斯頓將軍。這本是英國人多年以來巧妙的佈置。從去年八月以來，「夜郎自大」的喀倫族反動領袖早就向德欽努政府提出建立「喀倫斯坦」的要求，並且武力佔領了若干地方。但德欽努政府心目中既以緬共為死敵，對於喀倫族的猖獗反不引為十分嚴重。遂至發生了今天的火併。另一方面，今天緬共正努力於鞏固內部，在緬甸中部開關解放區採取穩紮穩打的辦法。在這個形勢之下，統治集團的矛盾乃日益加深。這次緬甸政府與喀倫族的火併，便是在這一背景上發生的。有人說目前緬甸的局面，有些像中國的江西內戰時代：中共顧自在江西進行改革，而中原却廝殺得熱鬧。因外電報道的紛歧，關於緬甸局勢的眞實資料確不易得。正惟如此，關心國際問題的讀者，也愈切於希望對緬甸局勢有正確的認識。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特就所知繼述如上，還請指正。

讀者胡志華

二月二十日香港

編者按

胡先生來信指出緬甸局勢的眞相，糾正了前文的缺點，眞是對我們的一個大幫助。這是編者深為感謝，想來作者亦必有同感。茲將發胡先生原函發表於此，以代補充和更正。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Мировая Культур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八期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六二號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上海雜誌公司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四〇倍計算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 輯譯

麥克阿瑟的間諜報告

我們閱讀過去幾個月來東京的電訊，不難知道麥克阿瑟對於最近中國局勢的發展是如何的焦慮。美國佔領軍當局——至少其中某一羣人——似乎希望積極干涉中國內戰，阻止中共的發展。在日本的某一些人，也很明白地表示希望把台灣交回日本，這樣好使它不落入中共手中。

近三年來，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問題一直迷惑不知所措。美政府不喜歡國民黨，又不喜歡共產黨。在促使國共雙方和解失敗之後，美國開始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援助國民黨。現在這改革顯然完全失敗了，美國政府及其人民，又在作種種計劃以圖糾正這形勢。

美國政府的意見雖然還不大清楚，但是許多美國團體和、個人方面的意見却在形成中了。美國在華商人簡直躍躍欲試的希望馬上探求與中共通商有無可能性。有些教會團體，包括天主教徒，也準備可能時繼續留在中國工作。眼看中共的勝利實際上已是既成事實，很難改變，許多在基本上反共的美國團體也就準備承認這不可避免的事實，設法使自己適應這新環境。顯然的，許多堅持共產主義是惡魔的地獄的美國人，對於他們這些同胞們的態度非常吃驚。像蒲立特、裘德、柯爾勃格等人和一些官方團體，都竭力阻止美國人採取這種態度，怕美國會承認中共政府，或者採取與中共政府共處的對華政策。

史沫特萊和史坦因都曾寫過關於中共的著作，描述他們在共區中所得的印象。不用說，他們兩人也和其餘許多外國記者一般深被中共政府的辦事效率和廉潔所感動。在他們的著作和演說中，他們也都批評過這些事情。今天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局勢完全不知所從，但總願意向好的方面想，希望到過共區有親身經驗的新聞記者能給他們一些指示。

那些希望中國長期混亂的人，就利用這心理上最適當的時機有計劃地展開誹謗運動，打擊一切希望中美雖因主義不同而尚能共處的人。假如美國人民眞的相信史沐特萊和史坦因都是蘇聯的間諜，那末也就不難引說他們相信：中國已經加入美國敵人的陣營了，任何不以為然的人都一定拿莫斯科的津貼的。美國駐華記者對於這種威脅自然看得最明白，他們以後就不得不三思而後言，以免遭受史沐特萊和史坦那樣的命運。（二月十九日密勒氏評論報）

中共的政策是怎樣的？

今天上海大多數外國人的心裏都有一個問題：將來在中共所控制的政府下，一切情形是怎樣的呢

中國共產黨斷然聲明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目的在使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但是他們在毛澤東使共產主義中國化的領導下，也曾堅信地說：中國革命的路程是緩慢而艱難的，要經過好多年，甚至幾十年以後，中國才能完全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在中共的新佔領區，社會改革似乎的確進行得很慢。政府財產和官僚資本是斷然予以沒收的，但是政府企業和官僚資本企業中的私人部份依舊還給原主人。漢奸戰犯和其他敵人的財產也須沒收，但是其他私人財產依舊由原主保留。可是這些私人產業也須受嚴格的監督：工廠店舖或其他企業的老闆須付較高的工資，服從法律並付稅等等。為抵償私人企業因嚴格管制所受的損失，共產黨政府取消了國營企業和私人企業間不公平的競爭，設法使經濟安定健全，工商業得以繁榮。

上面這些計劃實行起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工作。一般外國人近年來看慣了紙上計劃，聽慣了不兌現的諾言，對於這些計劃不免也抱着懷疑態度。可是共軍佔領區的新政權却的確在努力實踐諾言。這在中國眞是一個新發展啊。

在有些城市裏，譬如在北平罷，也並不能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在政權轉換時期也曾發生某些紛亂現象。此外也有一些無組織現象。譬如在北平的外國人，至今還找不到一個新政府的官員可以同他發生聯系、問他問題並便利日常活動。可是我們相信這樣紛亂是新舊政權交替中的必然現象，而且在短期內也許還不能消除，尤其因為共產黨現在才開始接管到複雜的城市行政，而在過去二十年中，他們祇有鄉村行政經驗。因此，他們自己已經表示必須招攬新人材，也曾一再宣佈他們在訓練一幹部，以備接收城市政權。可是軍事的進展似乎比他們預期的快了許多，城市接收員的訓練工作也就顯得遲慢了。我們顯然不能肯定地預言共產黨來到上海後的做法如何，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在上海的做法也和其他各地的做法差不多的。

當然，也有許多人會爭辯說，共產黨所做的和他們所宣傳的不會相同，這些赤黨份子是魔鬼重生，先是甘言巧語設下陷阱，過一陣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把中國變成一個活地獄的。

說這些話的人，多牛是被共產黨捉住後會沒收財產甚或殺頭的人。他們自已並不是公正的觀察者，但却痛心疾首地攻擊那些願意把問題從各方面觀察的人。他們的宣傳技巧多牛很粗劣，很容易被人識破。可是有些宣傳也極其狡猾而不容易窺察其來源的，那就最容易使人上當了，因為一些頭腦簡單的人還以為自已所得的是「事實」，而實際上這些祇是黨派性的意見而已。

上海英文報紙所刊載的消息，有很多都是歪曲事實的報導。這倒不一定反映編輯人員的成見，因為他們大牛靠新聞社所供給的材料編報的。可是我們覺得在大多數場合，新聞社的甚或記者們的材料在無意識中都表現少數人甚或個人的觀點，這些人的生命財產都是以中國內戰為賭注的。而在另一些場合，報館的編輯先生們實在也難辭疏忽之罪。

舉個例來說吧。當地有一家英文報最近每天還在挑選反共報導作主要新聞登載，而有利於中共的消息如果被發表的話，也總登在二三版上。譬如說，有一則關於共產黨善待傳教士（包括耶蘇教和天主教徒）的消息，却只登一小段，狹小的標題寫道「傳赤黨佔領區教徒未遭傷害」—這標題本身就表示是一種反面的意見了。事實上，這是天主教徒方面的報告，描寫好幾個共軍佔領城市中的情形，故事本身理應相當可靠。那家報紙在兩天後登載另一則消息，標題寫道：「赤黨命令各教堂每日教授共產主義課程」。這故事不但標題佔了三行寬的地位，而且全文所佔的地位也比上一則大而顯著。更重要的，這項消息的來源非常含糊，只說是山東省會濟南來的「報告」。

類似上述這種例子，我們每天都可以在報紙中找到。這又怎能怪讀者們對於共軍佔領區的實情感到那樣迷惑？

目前這段時期是惑亂時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有留心每日時事的發展，把過去幾年來中共的重要文件重讀一遍，再把中英文報紙作一個系統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話，再收聽無線電廣播。這是我們所能貢獻的最好的意見了。果然，報紙的消息也許不常正確，但如果能細心閱讀，聰明的讀者對於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消息客觀的和有成見的消息，也就能夠識辨了。（二月廿六日密勒氏評論報）

本欄文字，純為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